

□王樵夫

达里诺尔湖又称达里湖,汉语意为“像大海一样的湖”。因其盐碱度高,湖里的生物几乎绝迹,却生长着一种耐高盐碱的华子鱼。每年4月,它们逆流而上,游到100余公里的河流上游,途中艰难困苦,死亡者十之八九。尽管如此,侥幸活下来的鱼,也要义无反顾地回到出生地,产卵繁衍,科学家称之为“死亡洄游”。

在当地牧人心中,这种“定时返回来的鱼”,创造了“地球上伟大、壮观的旅程”。

3月,天上的月亮还没有升起来,“花儿”摆动了一下尾巴,随着四周荡漾的湖水,它眨着圆溜溜的眼睛。“花儿”心里知道,即使月亮升上来,也是清冷的,就像贡格尔草原上刮过的风,硬朗,像刀子一样。

“花儿”是一条正值青春妙龄的母华子鱼。华子鱼,特殊的鱼类种群,体形极壮,当地人称华子鱼为“查干拉吉”。

贡格尔草原上,没有树。星星挂在更加空旷的天宇上。冷冷地,眨着眼。

星星的倒影,一朵朵开在湖面上,像白灿灿的白凌花。

深,终于出来了,却是一弯残月,映照在深不可测的达里诺尔湖里,映照在刚刚融化的冰凌上。

湖面上,有风刮起来,白天的水蒸气凝成霜,挂在贡格尔草原的枯草上。

天,越来越冷了。这是黎明前温度最低的时刻,几乎把残月和星星的倒影也冻在湖里。

忽然,传来海鸥的聒噪声,它们早早起来,做好了饱餐一顿的准备。

“花儿”游在这里诺尔湖黑暗的深水中,听到千里之外的黄河地段,强劲硬朗的北风,吹化了冰冻了一季的黄河,松动的冰块,裂成大小不一的浮冰,汹涌而下,咆哮着,一泻千里。世界上有些声音,人听不到,但是鱼能听得到。在地球上,人类已经失去了某些特殊的聆听与辨认能力。

也就是这一天,寒气渐渐褪去。越来越大的风,蕴含着摧枯拉朽的力量,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吹过广袤的贡格尔草原,在约240平方公里的达里诺尔湖上,切割融化着冰冻的湖面。

湖水逐渐融化。先从湖面开始,然后是湖的四周。冰面在缩小,逐渐露出波光粼粼的水面。微风吹来,清澈的水面漾起层层涟漪,映出了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

暖风里带来刚刚化冻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湖水的咸味,都在湿润的空气里发酵。

一只刚从冬眠中醒来的狗獾,从洞穴中小心翼翼地探出头,转着脑袋眯了一圈。最先觉醒的是空荡荡的肚腹,干瘪的胃因为收缩而灼痛,急需食物的填充和抚慰。

狗獾的鼻子湿润而敏感,它把头扬起来,摇晃着,捕捉空气中更多的气息。每走一段时间,它就会停下,仰起头,伸出鼻子,寻找它期待的味道。

当它穿越一片草原,终于捕捉到风带来的信息。那微弱的一丝风,已经将信息稀释得微不足道。这也足以让它浑身一震,它立刻筛选出期待已久的信息。

它猛烈地抽动着鼻子,将更多的空气吸进鼻腔里。分析、比对,唤醒遥远的记忆,它已经判断出食物的源头和方向。

那是来自达里诺尔湖冰化开湖的信息,每年一度的华子鱼聚餐大赛,让它的胃条件反射地痉挛,它感觉到胃对食物的强烈渴望,它的舌头开始分泌唾液。

它开始一颠一颠地奔跑,像一只目标明确的追踪猎犬。它浑身置身于美味的气息之中,那是鱼肉的气息、鱼血的气息。

狗獾在奔跑的途中,惊起了一小群海鸥。达里诺尔湖海拔高,光照条件好,水面广阔,人烟稀少,湖域岛屿众多,为100多种鸟类的栖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海鸥、苍鹭、秃鹰、狐狸、草原狼……它们都渴望并守候着华子鱼的到来。

狗獾的奔跑声,海鸥觅食的叫声,惊动了湖水深处的“花儿”,它四处搜寻,发现游在它身后的“石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石头,石头!”“花儿”急切地喊了起来。

“石头”是一条公鱼,身躯修长,在食物稀少的冷水湖,生长缓慢的华子鱼,能长得这么大,实属罕见。

在它还是少年的时候,在达里诺尔湖的深水处,愣头愣脑的“石头”,不经意间邂逅了娇小的“花儿”。从此,一条青涩幼稚的小公鱼,一条涉世未深的小母鱼,再也没有分开。

它们在湖水中慢慢生长着。“石头”大而结实,背鳍又弯又长,尾鳍坚硬有力。而“花儿”呢,体态玲珑,仅态万方,流线型的身体微微向腹面弯曲,让它游起来,动作快捷迅速。它的嘴唇没有角质的边缘,薄薄的,眼睛圆鼓的,鼓鼓的,始终是湿润的,像蒙着一层朦胧的雾气。

夏天,它们在靠近岸边有水草的区域觅食;寒冬到来,游到深水区猫冬。这期间,它们经受住了无数次钓饵的诱惑,也曾经逃离过巨大的冬捕大网。一次次,它们相依为命,死里逃生。

鱼的心中,始终有一条母亲河。湖水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清脆悦耳,惊动了湖水深处的“花儿”。尽管声音很轻很细,但对“花儿”来说,不啻于春天第一声惊雷,如战鼓般激荡着它的耳膜。

华子鱼洄游

絮语

“花儿”知道,这是厚厚的冰层解冻破裂的声音,打破了达里诺尔湖漫长寂寥的冬天,预示着一年一度的华子鱼洄游即将开始。

在欢快的游动中,在湖水深处,“花儿”突然嗅到一丝淡水的味道,它为之一震,这是出生时的味道,它马上循着这味道的来源,向前寻觅,流线型的身體游起来快捷迅速。

“花儿”的尾鳍迅速摆动,它兴奋极了,翕动着嘴唇,不停地嗅着,千真万确,这就是出生时的味道,这是家乡的味道!

“花儿”率先出发了,它奋力游的方向,是贡格尔河道的方向,那里河道宽阔,水流平缓,河中杂草丛生,是“花儿”出生的地方。

“石头”在身后紧紧跟随,如同“花儿”的影子。

低温,依然是生命不可承受的低温。虽已是初春,达里诺尔湖依然寒冷彻骨,刚刚破裂的冰块,在冰冷的湖水上漂浮着,随着寒风摇晃,冰凌包裹着“花儿”和“石头”的身体。可是它们来不及等待湖温升高,顶着冰凌,循着淡水的味道疾速游去。

没有哪条鱼发布了命令,却有如奔赴战场一样。湖水中,清晰地看到了洄游的华子鱼群,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浩浩荡荡地向河口奔去。

但是,它们争先恐后抵达的河口地带,却存在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死亡陷阱。

成千上万只海鸥、苍鹭、白鹳、金雕和白尾海雕,张开翅膀,在贡格尔河注入达里诺尔湖的河口上空,盘旋着,鸣叫着,它们紧紧地盯着这支力争上游的洄游大军。

为了种族繁衍,华子鱼要用自己的肉体,和生命,祭祀天、地和达里诺尔湖的鸟和兽。这是生命之祭。贡格尔草原,成了华子鱼向天地鸟兽献祭的巨大祭坛。

最擅长捕杀华子鱼的鸟兽——海鸥,在河口上空,织就了一片白色的“巨网”,一旦锁定目标,海鸥迅速收缩双脚,然后俯冲垂直而下,利箭般,插入湖中,瞬间激起四处飞溅的水花,随即钻出水面,腾空而起,嘴里叼着一条华子鱼。其它的海鸥见状,意欲口中夺食,它们如离弦之箭,直扑空中的海鸥,奋力争夺它刚刚捕获的华子鱼。

海鸥的鸣叫声、落水声、抢食打斗声,河口狭小的湖面上,鱼跃鸟鸣,声传数里之外。

这些海鸥刚刚从南方迁徙回来,长途跋涉,体力严重消耗,成群结队的华子鱼,成了它们最好的营养补给。

在第一批洄游的鱼群中,以公鱼居多,它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向天敌献祭,从而保护腹中满是鱼卵的母鱼。

鱼群穷途之势,就是快速离开这个被死亡笼罩的恐怖之地。但是,达里诺尔湖的湖水,和流入湖中的淡水,二者盐碱度不同,渗透压有差异,因此洄游的华子鱼,在冲过河口时,往往需要在咸淡混水区滞留一段时间,以适应生理机能的转变。这,无疑给了海鸥更多的捕食机会。

海鸥吃不了的华子鱼的尸体,横陈在湖面上,白花花一片,随波涛晃动着、翻滚着……

有些华子鱼好不容易穿入贡格尔河道,湍急的水流,将它们重新冲回达里诺尔湖主库区,但是,只要水流一缓下来,它们就会立刻返回身,重新向上游进发。

华子鱼冲过河口,躲过了海鸥的围追堵截,侥幸过关的华子鱼,十有八九也难逃死亡的噩运。

那些早已经准备好的狗獾也来了,在河水中拦截华子鱼。它们多出现在无人的夜晚,还有狐狸、草原狼……

最糟糕的,是高原变化莫测的天气。每当初春季节,天气剧烈变化,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会形成超大规模的高压区,强盛的冷高压,致使冷空气大量堆积,受季风环流影响,寒潮携带大风肆虐而至,虽然到了4月,贡格尔草原已经升温,但是温度升得越高,就会降得越猛,贡格尔草原会出现“倒春寒”的非常天气。

尤其是到了晚上,高原的温度骤然降到零下十度以下,那些身强体壮的公鱼,似乎预感到死亡的来临,它们奋力挤到鱼群的最顶层。鱼群层层叠叠,像一块漂浮的陆地。经过一夜的降温,河面上结起一层薄冰,叠罗汉般的公鱼被冻死在冰冷的河床上。它们僵硬的尸体下,大批的母鱼们仍然拥挤着,一堆堆、一群群,聚拢在一起,以各自的体温相互取暖,等待翌日的太阳升起来,它们便如昨日一样,无所畏惧地前行,就像设定在华子鱼体内的固定程序一样,不容改变。在洄游的路上,它们没有退路。

最可怕的是草原上的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河面上,落在河面的鱼群身上。随着深夜温度的骤降,河面落满了厚厚的雪。鱼在积雪覆盖的公鱼尸体下面扭来扭去。有雪落下来,鱼和雪搅拌在一起,它们大多脑袋拱出雪面,仰头望天,或尾巴翘在外面。这是自然界少有的奇观。第二天,河流解冻,冻死的华子鱼,白花花一片,随着雪块,顺流而下,堵塞河道。

湖水依然清澈,天空有如倒悬。鱼落千米,万物重生。当一条条华子鱼死去,沉到湖水深处,华子鱼的尸体,经过腐烂分解,把氮、磷等营养物质释放出来,通过溪流,滋养了贡格尔草原150多万亩土地,然后土地生长出上百种牧草,牧草又供养了数以万计的牛羊。生生不息,唯变长存。

□何君华

月亮很大,月光很白。我熟练地纵身跃上学校北操场的围墙,然后再熟练地翻身跳下墙。

这套动作我太熟悉了。这个学期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这样翻墙去学校北门小巷里的网吧,像个武艺高强的侠客一般。

在游戏中,我的确是个行走江湖的侠客。我攒下一套套威风凛凛的装备,打下了一座座旌旗猎猎的城寨,在游戏中我飞檐走壁、威风八面,好不快活!

不过这回,我翻身下墙时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那东西还会动,好像是个个人!我吓一跳。定睛一看,竟然是父亲!

父亲是接到我的电话后连夜赶来给我送钱的。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家里为了方便跟我联系,专门安了一部座机。我用学校的IC卡电话打给父亲,说老师又让买教学辅导资料了,让他赶紧送钱来学校,“老师说了,现在是高三,耽误不得”。父亲于是连忙赶了最后一趟班车来学校给我送钱。

其实,我管父亲要钱,不是要买什么教学辅导资料,而是要充游戏卡。今天晚上再不充的话,我之前攒的那些装备、攻下的那些城寨就都白打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火急火燎地给父亲打电话让他连夜送钱呀!

我叮嘱父亲去县城找个宾馆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家。父亲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但他并没有去,而是打算倚靠着学校围墙根儿凑合一晚。

靠坐在一块石头上的父亲看见我,自然也十分吃惊,问我这么晚了出来做什么。

看着歪在墙角的父亲,我已不打算隐瞒,便将骗他送钱来充游戏卡的事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说完,我等待着父亲的一顿暴打,但是过了很久,他的手也没有落在我的身上。

父亲一言不发,甚至没有起身,他就直直地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可能还无法接受我刚刚所说的一切,无法接受他曾经优秀的儿子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不敢抬头,只敢用余光偷偷地瞟父亲。这时我才发觉,才四十出头的父亲竟然有了白发,或许是我的错觉,但他的两鬓分明在月光下闪着淡淡的银光。

又过了许久,父亲终于开口说话:“儿,你还记得我送你来上学那天吗?”

我当然记得。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考上全县最好的高中,父亲挑着行李兴高采烈地送我去学校报到。办完入学手续,又帮我整理好宿舍床铺后,父亲提议带我去县城的街道上逛一逛,让我这个山村的孩子见识见识城里的风光。走到一条繁华的街道

月光下的父亲

说小小

上时,父亲忽然大方地问我吃什么。我环顾一圈,指了指对面的北京烤鸭店。我其实并不知道北京烤鸭是什么,也不知道它究竟好不好吃。之所以想吃,仅仅是因为北京那两个字。是的,我想高中毕业后去北京,去上那所梦寐以求的学校。

父亲当即走到那家北京烤鸭店前,掏出钱摆在桌上,拉拉杂杂,都是零钱,问老板够不够买一只烤鸭。老板摇摇头。父亲又问:“半只够不够?”老板再次摇摇头:“不够。再说,也没有半只卖的呀!”父亲说:“行行好,就卖半只给我吧!”老板可能是被父亲执着的神情打动了,竟然真的将一整只烤鸭切了一半卖给我们。我掰开烤鸭递给父亲,父亲摆摆手,示意我一个人吃,我就站在店门口一个人吃完了那半只北京烤鸭。

吃完烤鸭,父亲与我告别。他要去公共汽车站赶回家的班车,示意我自己回学校,不必送他。父亲说:“儿,以后的路就要靠你自己一个人走了。”

没想到两年过去,我把路走成了这样。父亲问我:“你知道那天我是怎么回去的吗?”

我摇了摇头。

原来,父亲跟我告别后,并没有去坐班车,而是生生地走了回去。他将兜里所有的钱都掏给了烤鸭店老板,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他走到家时,袜子上已经渗出了鲜红的血。

从县城到我家有三十多里路,而且多数都是蜿蜒崎岖的山路。

我放声大哭,哭声在月夜里传得很远很远。父亲赶紧过来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说:“莫哭,莫哭,不碍事,不碍事的,努力吧,儿,要努力呀。”

“回去吧!”父亲说。

我点了点头,擦干眼泪,正准备踩那块石头爬上墙,父亲将石头移开,自己蹲了下去,轻声说:“踩我肩膀上去。”我知道拗不过父亲,犹豫了一下,还是轻轻地踩上了父亲的肩膀。

我就这样踩着父亲的肩膀,翻回了学校。我隔着围墙对父亲说:“爸,去县城找个宾馆!”父亲没有回答我。我又说:“爸,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父亲终于沉沉地应了一声。父亲后来说,那是他这辈子头一回住宾馆。

走在洁白的月光下,我知道,我那些装备和城寨都白费了。

高三,这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变了个人。那一年高考,我如愿考上了北京的那所大学,成了我们村乃至我们乡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那所大学的人。

所有人都很震惊,说这真是个奇迹。

陪你住在童话王国

□安宁

和水晶多肉一起,住进了一个神秘的童话王国。

一

晚饭后,跟女儿阿尔姗娜一边闲聊,一边慢慢吃完了一个小袋昨天买来的栗子。栗子有些难剥,尽管我们用了各种诸如用热水泡、用刀子刮等剥皮的方法,但最终还是觉得麻烦,于是便咬牙手剥,将它们吃完。但因为我太着急,一不小心将舌头咬破,疼得我啊啊乱叫,根本顾不上回答阿尔姗娜一声声惊慌的询问。

我们还分食了一枚橙子。阿尔姗娜每次吃橙子,都像切割机一样,将果肉跟果皮干净彻底地分开。以至于我都想把那些干净清爽的橙子皮,做成书签。而我吃完的果皮,则像小狗啃的,挂满了参差不齐的果肉。阿尔姗娜于是让我录制一视频发到抖音,她要表演吃橙子的最高境界,录完后还让我在镜头前给观众展示一下轻薄透亮的果皮。

女儿是妈妈的老师。朋友们看到这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果皮,这样对我说。

二

在花店,阿尔姗娜看中了一盆水晶多肉,坚持要买。这盆多肉的确很美,小小的叶片薄如蝉翼,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起初我以为这是一盆假花,直到在阿尔姗娜的要求下,轻轻触摸了一下它柔软透明的叶片,这才相信世间还有如此漂亮神奇的多肉。

回来的路上,阿尔姗娜小心翼翼地捧着这盆多肉,中间还因为漏了一些沙子,着急起来。她不停地嘟囔:妈妈,你看它多可爱啊,谁见了它,如果不想买回来养着它,好好照顾它,一定不是一个好人。又说:等我睡着的时候,它会和窗台上我养的辣椒西来结婚吧,它们结了婚,会做什么呢?还问:它一定来自沙漠,一个人遇到它,将它采了回来,它来到我们的城市里,会不会孤独啊?

我一路很认真地回答着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仿佛我跟阿尔姗娜

冬韵(组诗)

□北琪

立冬

北风早已按捺不住
日夜兼程,伺机与雪同谋

洗儿河水不再吼出惊涛
它已经学会了,与冰相融
直至冰封自己的心,然后
绽放晶莹

一块麦田献出所有的麦粒
还是不能避免
时而被白雪涂抹
时而被黑夜覆盖
稻草人的坚守,只为了
颗粒归仓

荷尽与菊残是注定的结局
一颗心,将秋冬之变装订成书
封面是秋风萧瑟
封底是橙黄橘绿

一场大雪

一场大雪,迫不及待
制造冷寂

在风的蛊惑下
一些雪花学会了离经叛道
更改扑向大地的初衷

更多的雪花,恪守
滋润万物的诺言
义无反顾,直至粉身碎骨

还有一些雪花
在灌木上栖息
享受一个季节的高高在上

冬至

这个年龄,已不再计较昼短夜长
更不期待物极必反

冬至大如年

是不是君子,都应该安身静体

太阳终究会新生
围炉夜话,胜过
制造莺歌燕舞

糯米酒还在飘着桂花香
画一只素梅,待染尽八十一瓣
马蹄便藏于浅草之中

小寒

在北方
小寒总是抢了大寒的风头
一只等待跃上荷花的鱼
被冰封紧了水面

雪花捻着风声
向满树枯枝叫嚣
淹没寒号鸟的哀嚎

那个独钓寒江的人
选择风雪夜归
一直走在晶莹里

冷与暖交锋的玻璃窗上
一朵霜花,挣脱黑夜
正在盛开

大寒

雪落下一层
白鸢的翅膀,就自南向北
划开一寸天空

瓶子里的百合再绽放一朵
我就启程

每一次试图忘了那场大雪
偏偏每一片雪花
都牵出一份奢侈的回忆

北风与枯枝针锋相对
霜花,只适合袖手旁观
我也不得不学会步步为营

两只红蜡烛一次次对望
一次次,笑着笑着
泪流满面

有一种幸福
是给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
一直走在,去见你的路上

冬

最后一朵菊花打了个寒颤
一只来不及筑巢的鸟站在光秃秃的
树干上,紧盯着

冷冰冰的山崖
山崖并没有如它所愿现出一条裂缝

一场雪的初寒和冬的旨意不谋而合
白桦和松树变成一种颜色
猎犬和狐狸同时成为
被神眷顾的孩子

车辙与落叶都被覆盖
仿佛城市,暂时忍住了疼

诗塞外



草原如歌

汤青摄